读 书

偶然看到墨色氤氲着古韵的珍贵的宋版书，眼睛立刻移不开了，玉色纸面，清爽宜人，至今仍然散发着沁入心脾的松香，简直令人陶醉，仿佛在灯火阑珊处遇见了一位风致优雅长裙飘飘的女子，那一瞬间的目光相接，好像几百年前丢失而今蓦然相得的喜悦，轻岚一般荡漾在心头……

讲究图书的版本，却不喜欢硬装书，喜欢的是纸质淡雅轻柔轻轻一握便能盈满了指间那种书，神清气爽，眉目疏朗，一册在手，赏心悦目。随意翻阅，自有书卷芬芳从那字里行间云卷风舒扑面而来。读了半辈子的书，积累了能叠成小山的书籍，但还是由着性情一路逶迤徐徐读去不知伊于胡底。张岱甚喜有癖之人，说是人若有癖方可相交，不知天下有无书癖，书癖之人不知能与相交？

把早年豪情万丈收拾在岩石一般的胸腔，陆游中年以后，移居镜湖碧翠如茵的小山，翻检出家中旧藏，每日手捧一卷，端坐读书。一日，诗情忽来，不仅吟哦道：

羸躯抱疾时时剧，白发乘衰日日增。净扫东窗读周易，笑人投老欲依僧。

南宋是古典文化的巅峰，陆游此刻所读的《周易》必定是一目了然，泾渭分明的朱墨套色刻本。人在中年之后，风刀霜剑，饱经世事，此时读易，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多有心得。读书不只增长学问，亦可怡悦性情，若是遇见契合自己胸臆的好书，读到会意之处，闭目神驰，也少不得在那书页空疏间施以笔墨，或记心情，或发议论，不经意间却留下妙趣横生回味无穷的文字。元代画家赵孟頫一则题识，寥寥数字，情景交融：

霜月如雪，夜读阮嗣宗《咏怀》诗，九咽皆作清冷气，而是书玉楮银钩，若与灯月相映，助我清吟之性不浅。

读书之人必定爱书，得天下好书而藏之，是人生至乐也。司马光曾对自己的儿子如是说：“商贾聚藏货币，儒者则只有这些罢了”。宋朝的书籍，多是蝴蝶装，每年初伏天气，不辞辛苦，在院落罗列几案，将虽久读仍然触之如新精心收藏的图书，在太阳光线下暴晒，一为除潮，二为防虫，就像六月天看着收获在场麦垛子的老农，或者像守财奴在微弱的灯光下仔细数着金币一样，他端详着蓝色锦缎做成封套层层叠叠的书，满意地笑了。这一笑，煌煌巨著《资治通鉴》降临在汴河岸边曲径通幽的青砖院落里。

董桥先生钟情收藏明清雅致之极的零碎，并能把这零碎镶嵌在自己的小品之中，古色古香，神完气足，优雅的文字只和那清秀蕴藉的薛涛笺相配。其实，万水千山走遍，引动心底情愫的却是石坡上那雨后的一丛幽兰；江边竹林深处，暮春时分一株薄红的海棠，娇娆得吃紧。——最使人魂牵梦绕的正是那横平竖直笔墨饱满高天厚地版式适宜的书，相遇相知，无不沐手焚香，如同轻抚深秋清晨玫瑰枝头在寒风里瑟缩一朵迟开的花。

澄心堂玉色凝霜柔韧轻盈的纸张刻本，遗传下来的确实不多了，侯门似海，相见无期。不过，若是用心搜索，也说不定哪天在城市偏僻一角的小书店落满尘土的架子上，顺手一抽，蓦然，几册清新如宋人小令的跃入眼帘，虽说绝非南宋刻本，却也端的异常可爱：在长安城里书院门的一家书肆，淘得《陶靖节诗集》，终朝采蓝，不盈一襜，正合心意，风清月明，楚楚动人，自然珍贵无比，相携还家！

得之是幸，不得亦不幽怨，因缘天定。真羡慕顾炎武一袭素衣，戴笠而行，赶着三两头毛驴，逐书而去，若是访得世外纯情同道，青枝绿蒿暂且安居，焚膏继晷，日夜读书，其乐何如，其乐何如！

读书且读原书，不必纠缠注疏。清人钱聚仁根据乾隆石经统计出“十三经”是647560字，如是字数不过是沉甸甸现代两部长篇小说而已，倘若按照《曝书杂记》作者提供的读书以字为计的方法，“每日能温熟一千字，两年可毕”。此法甚好！

今日芒种，窗外蜀葵迎风吐艳……

春宽梦窄

过了五十岁后，眼界是愈来愈宽了，读书是愈来愈窄了。说宽是指经历的事情多了，走过平坦也踏过泥泞，孔子云“五十而知天命”，也就是说处事达到了一个顺应自然规律的境界，把一切看得平淡了，心灵的天地大了，眼界也就苍茫起来了；说窄是指选取的书的范围大大缩小了，不像过去不管是天文地理还是三坟五典，只要是书就想读完。虽然不曾正经接受过儒家教育，却也深受“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影响。书是根本读不完的，尤其是现在，书就像雨后田野上的蘑菇，一眨眼就成片成片的冒出来，铆足了劲也读不完。

知天命还有另有一层意思：就是正确对待自己的生命，正确对待自己的事业。此前，时间宽裕精力旺盛，熬夜也熬得，能拼也敢拼；此后，则说不得大话了，岁月就像穷人家的钱包紧紧捂住还怕钞票往外溜，溜一张是一张，溜出去绝对是回不来了。

因此，时间就要精打细算，来不得奢侈。读书，只能少博览而多精读了。既然是精读，那就存在一个选择的问题。首先，不选洋溢着青春气象小姑娘一般的书，这种书词语华丽内涵浅显，虽然香艳可人却是经不住时间的淘汰，读了也无益；也不选妖艳明媚少妇一般的书，此类书只可在车马旅途中消遣读读，正经守不住家门。要读只读经历了被湍急的生活磨练得坚强沉稳感情内敛中年人一般的书，这样的书扎实厚重而又个性鲜明，在紧要处三言两语就把一团乱糟糟的东西拣出道理给阐明白了，也绝不凌厉骄人，充满着宽容和理解精神，况且曲折处极尽曲折，疏野处山高水远，永远素面朝天却显示出不俗的高贵。

——什么叫品位？这就叫品位。有品位的书可入经典，经典是让人每次阅读都有新收获并且多有新的知识生长点的书。真喜欢删繁就简霜色如雪的竹，亦如厌烦了深宫锦绣重帘独守荒寺青灯凝着无限幽怨然而却又看破红尘超然物外依旧风韵的公主，又如暴风雨洗礼之后初秋的清晨，格外平静，把早年汹涌的心思压抑在沉重的青石板下，轻轻叹一声：天凉好个秋！——在一个饭局上，遇见一位骨秀神清雅典如玉又翩若惊鸿眉宇如黛的女子，不由得呆想，木槿花在秋雨里陨落，人生就是如此的暂短。

德国哲学家康德真是先哲，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为者轻描淡写轻轻滑过，有为者则泼墨如水甚至把全部生命都抵押在这里。当他专心致志写作《纯粹理性批判》时，他的一些朋友早已经功成名就，冷眼打量着他，而康德毫不气馁一如既往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历史的云烟散去之后，康德向着世界微笑。——世界上精彩许多许多，不要去艳羡别人的精彩，重要的是把握住自己并尽力让生命绽放出异于其他的精彩。

春宽梦窄。钟情于自己的选择，专注自己的事业，向前走吧，太阳升起的地方必然是光明灿烂，不只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实践生命的意义大于求证生命的意义，尤其是在夕阳照青山暮鼓声渐起的时分！

让雪花湿润灵魂

早晨起来，拉开窗帘，就看见漫天的雪花，纷纷扬扬，院子的树枝上早就挂满了玻璃一样的积雪，房檐上闪着幽蓝色的光，是雪的反射。昨天夜里，躺在床上读博尔赫斯的小说，竟然不知道城市中心电信大楼上的钟表报过了零时，人越发精神了，毫无睡意，就着明亮的光线，把整整几百页的书读完了。

博尔赫斯是阿根廷作家，他的书，早在前几年就在一家书店预订购回了，一直没有时间消消停停地完整地的读完，这次算是下了决心，读完了三卷本的博尔赫斯的著作。博尔赫斯的作品，就单篇来说，都不很长，一般也就几千字左右，短的甚至几百字，可是，就在这几千字或者数百字里，博尔赫斯却极尽自己的艺术本事，写的一路摇曳。有人说，博尔赫斯不断在修改自己的作品，常常把小说改写为散文，把散文改写为诗歌，文字极端凝练，然而，意象却密集丛生，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而我读过觉得不过如此，也许是翻译的文字一般，没有传达出原作者的神韵，总之，若是不硬读，肯定是读不下去的。一直都有这样的感觉，读现在的文字翻译不若民国年间那些大师们的翻译，如潘光旦先生翻译的著名心理学家霭利士的著作，文字优雅，层次分明，很有中国语言特色，读起来毫不费力，而如今的译文常常读完了一段话，还不知道在说什么呢！

天快要亮了，才放下书本，合上眼睛，稍微休息了一下，不多时，就听见窗外的钟声，知道是早上八点了。早上真不想起床。好像读书人大多有赖床的习惯，不管晚上睡的多晚多早，早上都非要赖到日上三竿。鲁迅先生就有这样的习惯，到了夜晚，不是读书就是写作，或者整理收藏的汉砖刻像，或者摩梭木刻版画，常常就是一个通宵，到了早上则酣睡不起。我也是喜欢夜晚的。夜晚读书写作，较之白天来说安静，没有其他外在的因素干扰，比如，当你正在聚精会神的游走于书里的时候，耳边响起的电话铃声或敲门声，把本来平静的心境破坏了。而夜晚，一般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的发生。一个人呆在书房里，就着昏黄的灯光，读着自己心仪已久的书，或者写作早已打好腹稿的文字，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确实是黄金的夜晚呢！

话还是说回来吧。今天的窗子分外明亮，这是雪的作用。关中的冬季，天气老是阴沉沉的，太阳像一个薄薄的烧饼，贴在湿冷的天幕上。只有下雪的时候，周围才明亮起来，好像有了活气。下雪天，应酬就会取消，可以消磨整块的时间，不必担心遽然的电话铃声和不速之客的剥剥的敲门声了。于是，接着读博尔赫斯的其他作品，诸如诗歌和散文。博尔赫斯的诗歌和散文，在我的感觉上，要比他的小说精彩得多了，他的小说，一般很少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也很少有鲜明的人物形象，有时候，整篇就是作者的论述，大段大段的论述，理性的文字取代了小说的一切元素，而博尔赫斯的诗歌和散文，则还是比较规矩的文体，读起来使人感觉是在读诗歌是在读散文。博尔赫斯一生都在图书馆度过，没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基础，接触的除了书籍就是书籍，鲜有图书以外的社会生活，所以，他的文学作品的来源就是书本。从书本到书本，是博尔赫斯的写作历程。可是，这不是简单的从书本到书本，而是经过了他的精神的转换，成了他表达自己的主体意识的题材，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博尔赫斯简短，就在这简短里他的文字信息量极大极大，所包含的内容也十分广阔。当然，没有相当的阅读经历的和没有相当的知识储备的人，是很难读得明白博尔赫斯的。在这个角度上看博尔赫斯，他的受众体只能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读者，而不像当下一些只会编造一些离奇故事的、文字水平也就是相当于中学生作文的所谓作家，红极一时，然而，又很快销声匿迹了，秋风扫落叶一样。文学，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或者散文，关键的是要深刻，深刻的思想，深刻的表现人性最本质的东西，揭示从来就没有人揭示出来的人性的最隐秘的一面，这就是对文学的贡献，假如没有这个艺术功力，只能说是不入流的制造文字垃圾者。博尔赫斯具有这样的艺术功力，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和散文，都能激荡起满纸的云烟，充满着幻象，引人入胜。用日常生活的语言，用贴近人物的性格的语言，去叙述，去描写，甚至作者自己的旁白也采用这样的艺术语言，就像雕刻师一样准确细致的刻画人物，去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达到如此的艺术境界，则是区分作品高下的艺术评判标准。博尔赫斯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比较理想的艺术借鉴。

近些时候，一般不去读当下的一些小说，也很少去读没有独立的经过自己艰苦的艺术探索而体悟出来的文章，而读外国的小说或者文艺理论，至少在他们的作品里能读到属于自己的话语，读到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对社会对生活的艺术体悟，这也许是近来一直迷恋阅读博尔赫斯著作的心理动因。

雪天其实是读书的最佳时间，特别是读愿意读的书，简直是一种美妙的思想旅游，烟波浩渺，绿水青山，老树青藤，花径通幽，既让人赏心悦目又让人流连忘返。比较喜欢下雪的天气，下雪的天气除了气候比较温润而外，看重的是满世界的洁白，因为平素所看见的大都是让人不舒服的色彩。雪天里，把一切狰狞的面目和一切的污浊都让雪花遮盖住了，把一切别扭的污染视觉的东西都让雪花遮盖住了，最起码心情能愉悦起来！虽然说这样的雪天不会像极地一样终年都是洁白的，但是，至少能使人回复到纯洁的善良的心境，这就是雪天带来的最好的东西，何况，雪天之后，距离春天就不会多么遥远了！

冬季的时间是短暂的，似乎还是在早上，羲和的马车就到了终点站，白天一直纷纷扬扬的雪花，此时也稀稀落落的，渐渐天晴了。什么时候，那一弯细月从厚厚的云层里钻了出来，给整个银色的雪的世界带来了些许的温馨，幽幽的闪耀着，成就了一片童话般的天地。遥远的秦岭山脉和广袤的渭河河川，顿时都沐浴在这月色之中了……

独自在这银白的雪地里走，看着那深深的脚窝，每个脚窝里都闪烁着月的光色，忽然想到在月球上行走的宇航员，不也是这样走着吗？走在陌生的地面上，走在不可知的时间里，也许，这样的行走本身就是一种创造，一种艺术创造！而在这行走里，得需在几百本几千本书搭建的小路上徘徊而后才能走出去。

让雪花湿润灵魂，灵魂就带了春天的阳光。

柏峰散文作品专 辑

柏峰，陕西作家。长期从事语文教育研究，著有多种语文教育教学著作和论文，获陕西省第一、第二、第三届教育教学文本类成果奖。业余进行文学艺术研究和创作，著有散文集《野涧散墨》《枫窗新月》《月在东篱》《柔软的心灵：我的美丽古典书事》以及文学评论专著《审美的选择》《二十世纪中国散文》、校注古典长篇小说《鬼话连篇录（何典）》等。

——编 者

春 日

过了春分，渭河流域中部——关中平原就开始进入花期了：先是河滩和原上向阳处的迎春花嫩黄一片，接着田野里绯红的桃花和玉色的梨花次第盛开，再接着便是那灿灿烂烂的直铺到天边的油菜花……

书斋里窝了整整一个冬季，终于把十八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康德的著作全集读完了，心头充满了无限的愉悦。康德的著作博大精深又异常艰涩，曾经几次鼓起勇气想从头到尾读完，事到临头却气馁了，望着那十几卷厚重如同秦砖一样的汉译，委实有点怕。去年深秋，一部早已写好且放置了许久的散文集，在朋友的关照下，顺利地出版了。始料未及的是，这部不经意的小书竟然在寒风凛冽的季节给大家带来了一点温情，也算是读书得间的文字收获。有了如是的心理铺垫，也就趁势开始攻读康德。然而，进入康德的世界并不容易！

过去零星读过不少康德的著作，觉得还是能够胜任阅读的，不承想，当你毫无戒备的走进康德思维的深壑大川，立刻陷入了巨大的强烈的思想磁场，而这思想磁场掩藏在他的表面质朴平稳的语言背后以及极其深刻极其严密符合逻辑的科学论述里边，一旦身临其境，一切都由不得人了，就像一叶小舟在晋陕大峡谷的黄河浪里穿行，虽说沿途风景美得令人陶醉，可是那惊心动魄的思维航行也真不轻松啊！

康德和康德的著作，在西方哲学史上构建了一座非常非常陡峭的巍然屹立的山峰，不是专门的哲学研究者，绝不会贸然的去探险，正如喜马拉雅山一样，那是训练有素的登山者才敢问津的，而一般的粉丝，远远地瞭一眼也就罢了。真是不知道深浅，怎么就凭着一股热情闯进康德呢！——如果说读书是一种缘，一种命运里注定要结的善缘，那就勇敢地走下去！在这漫长的路途上，忍受孤寂和清苦，一路趔趄甚至带着被荆棘刺伤渗透沥沥鲜血的伤口向前，就一定会到达那悠扬着深情信天游的美丽地方。

梦里常常似乎身在宋朝，是喜欢杨柳岸晓风残月那凄清的婉约词风么？是的是的，这最是适宜人性舒展的时代：不去说一代文学巨匠苏东坡，不去讨论王安石，也不去观赏“画檐初挂弯弯月”的汴梁夜景，而是去古都洛阳，在流水清且平的洛水岸边，找寻设帐讲学的程颢、程颐先生，席地而坐，面对着那山崖间静穆的佛和那一片青翠的竹林，听他用浓厚的中原口音阐发“天者理也”的道理——在这水花浸润着花香的地方，程颢、程颐开创并经朱熹完成的复兴儒学的新理学学派。其实，学派什么的是以后人们才奉送的桂冠，重要的是程颢、程颐那端正认真的治学态度，那匡正天下是非和建立社会秩序的胸略和大志，那对儒学经典的深思熟虑之后和尚未找出新的思想途径之前的这段极为黑暗的黎明时分，最难将息，应该怎样无私无畏地奉献出交织着生命血浆的理性精神呢？正好，寻觅到新的思想途径是在大雪飘飞的寒冬季节，不过，此时际已经听得见春水破冰的声响了。

程颢、程颐是沉得住气的哲人，一切都依天时进行，直到草色遥看满眼绿，听说桥那边田野上的桃花开了，程颢这才扶着拐杖，怀着愉悦的兴奋的心情去赏花：“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看着这丹霞一片鲜艳的桃花，老夫子不觉心醉，久不光临的诗情油然而生，脱口吟出：“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依柳过前川。时人不知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程颢的一颗赤子之心活脱而出，是啊，经过半生的钻研体悟格物，他和他亲密的学术同伴也是手足的程颐，共同探索出振兴儒家学说的光复之路了，心情自然明媚纯净，行走在莺飞草长杂花生树的小路上，心灵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在某种意义上，康德与程颢、程颐一样，都是一座高大的哲学里程碑：康德是西欧17世纪以来哲学的综合者，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拓者；程颢、程颐自不用说开辟了中国新儒学的道路。他们的哲学智慧是知识的春天，而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啊！

窗前早已是灿烂而和煦的春阳了，楼下小花圃里的海棠在崇光袅袅里绽开了花蕾，碧绿的叶子格外精神；渭河岸边大堤上烟柳深深，遍及川原的云蒸霞蔚一般的桃花，千树万树梨花，啊，春正深，花如海，我亦沉醉不知归路！

汉 字

对汉字有一种近乎神圣的崇敬情结。汉字不只是母语，而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如果相信汉字是传说中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的，那么，仓颉首先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或者说，仓颉首创了世界上文字和艺术紧密结合的奇迹——这个奇迹就是汉字！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汉字终于走出了身裹着重重神秘的云雾和远古渺茫的又一个起点，这就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这个发现，在汉字的历史上，不只是石破天惊的文化事件，而且，印证了汉字就是艺术的观点。俄国学者普列汉诺夫研究艺术的起源，做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理论贡献，然而，普列汉诺夫假如能稍微涉猎一下殷墟甲骨文的话，那么，他的对艺术起源的研究，当会有另外的个案研究，也许会得出更好的论断，可惜，历史不曾给了他这样的条件。——不过，当我沉浸在殷墟甲骨文世界里，我还是真心的敬佩普列汉诺夫，他的《没有地址的信》，已经在我的书架上保存了将近三十年了。

没有真正的见识过殷墟的甲骨文实物，哪怕就是仅仅的一片也好，对甲骨文的全部直观的和理性的认识，来自于纸质文本，来自于流行于学界的类似于甲骨文全编这样的书籍。在揣摩着甲骨文的时候，常常在想，假如没有王懿荣，那么，甲骨文或许至今还是在殷墟的泥土里长眠，也不一定被中药铺子早就买了个精光，化作了另外的一种物质。

历史就是这样的充满着偶然。

汉字，其实就是一幅幅形象逼真的画。汉字神秘的地方就在这里。按照汉字“六书”的构造原则“象形、形声、会意、假借、指事、转注”来看，汉字的基本的特征是字里有画，画里有字。这就为汉字的书法艺术提供了无可比拟的先决条件。这也是其他主要以表音为特征的文字所不具备的。汉字，是汉族人民对世界文化特殊的贡献。——汉字的这种艺术功能，在汉字诞生的时候就被人们认识到了，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远古的甲骨文、金文、篆文，这些接近原初文字结构的字体，在视觉艺术上是非常强烈的。中国第一部字典是《说文解字》，在我看来，许慎的最大贡献在于真实而确切地记载了汉字的艺术演变，从汉字含义的解释中，似乎能把单个的文字还原为富有生活气息的特定的艺术画面。汉字的书法艺术，真正的意义上，其实是在努力地把逐渐远离具象的汉字还原为文字的形式艺术。

就是在对甲骨文的揣摩中，逐渐明晰了汉字不仅是能够精确的表意表音的文字符号，而且是一种艺术，一种内容和形式最为密切结合的艺术。当然，这种想法，在我参拜仓颉庙，看见了矗立在破败不堪的大殿里篆刻着灵动而又磅礴着天地元气的近似于鸟迹的文字的石碑，这种想法就蓦地在思想里形成了，甲骨文更加使我对这种想法坚定了认识。——基于这个想法，似乎还有了新的思想，汉字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沿着两条道路前进：一条是比较纯粹的表意表音文字道路，一条是在视觉上能够带来强大的艺术冲击力的艺术道路。前一条道路，后来渐渐字体固定、规范，特别是进入到工业化、信息化社会以后更是这样；而后一条道路，则慢慢演化为书法，其表意表音的功能逐渐弱化，而有了单纯的艺术风采。

汉字的表意表音功能经过秦代“书同文”，再到宋代的流传天下的“宋体”，一直到今天，字体是很少变化的，起着利于社会交际的语言的实际功能。而汉字的艺术，则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不断创新变化，出现了王羲之、张旭、颜真卿、董其昌等等的书法艺术家。为什么世界上只有汉字具有这样的两种功能呢？这就是汉字的独特之处了，也就是汉民族对世界的最卓越的文化贡献！汉字的艺术功能的发挥，还在于汉字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是用秦代以来就在使用的毛笔书写的，而这种书写工具，就注定了汉字的艺术功能必然会得到强化。

作为从事创作书法艺术的人，应该具备怎样的文化修养才能达到书法家的上乘境界，或者说书法艺术需要怎样的文化背景。因为，从事书法艺术的人，不单单是一个书写者，也应该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修养的人，一个在文化领域有所建树的人。书者，书也。换成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就是从事书法艺术的人，起码要读许多的书。没有这许多的书的文化浸润，就不可能成为书法家。唐代的书法家颜真卿，本身是一个倾心向学的人，在他的身上的每一个艺术细胞里，都流串着儒家文化的书香。还有比他稍前的怀素，其深厚的佛家学说和出世的禅意，都体现在他那飞扬灵动的字体里边。苏轼是诗人，也名列散文唐宋八大家，就是在词的创 作上，亦领一代风骚。他的书法，不但在当代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且影响了此后的书法艺术。那些在书法史上的卓越大家，无不是诗文俱佳的通识之人。

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处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期，必然引起社会不同人群的思想震荡，迷茫低落和浮躁不安的情绪悄悄地盘绕在人们的心头，读书已经成为一种奢侈，一种精神的奢侈。在这个时代，能够坚持读书，就是一种精神高贵的象征了。求之于古例：王羲之假如没有深厚的文化，没有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处，是绝然写不出《兰亭序》的。王羲之的《兰亭序》首先表达了魏晋时代社会核心价值，对其时社会黑暗的一种疏离的思想情绪，也是对人生透彻认识后的一种旷达与乐观。其次，也表现了王羲之高超的文学才能，这篇序的语言精炼，意境优美，就是放在古代文学史里，也不愧一篇杰作。再次，才是王羲之的书法艺术的展现——要说的是，王羲之在创作《兰亭序》时，萦绕在胸间的是心灵的这么一种情绪，并不是刻意的去表现自己的书写水平的。没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单纯的去追求书写技艺，距离真正的书法家的还是非常遥远。沈尹默说：“学问和书法，正像古人所说是‘水和船的关系’，水涨船才会高。有志学书，得多读书，读书多，积理则富，气质自雅，书法作品才会出神入化。”（任政《砚边絮语》）现在，有不少所谓书写者，临了几天帖，学得一点皮毛，就忘乎所以，自以为就是书法家了，其实，无论从道德修养还是文化修养都达不到创作的要求，更不要说推陈出新的书法艺术创新了。

那年的秋天，专程去渭北广漠的平原拜谒唐代大书法家李邕的《云麾将军碑》，在一片收获过秋庄稼的荒凉的裸露着黄土的地里，终于看见了在中国书法史上不可小视的这通碑石。虽然碑石已经残缺，可是，那凛然雄健的字迹，那碑石上气势逼人的大唐气象，顿时扑面而来，竟然使人痴痴地惊呆了。明代学者杨升庵亦是醉心此碑，云：“风度闲雅，萦辔回策，尽有蕴藉”。

杨升庵的评语确实有见地！

云麾将军碑前，远处是巍巍青山，气势如同蛟龙蜿蜒的那段山脉，便是唐玄宗之父李旦的桥陵。夕阳下，山梁上落满了闪耀着银色碎片的余晖……

秋风静静地梳理着思绪。

书者，术也。书法是技艺性比较强的艺术。从事书法的人，大都要从临帖开始，选择贴近于自己性情的法帖，通过大量的练习才能逐步摸索出书法艺术的奥秘，才能逐渐形成自己的书法艺术风格。在书法史上，大凡能在书法上有所建树的人，除了天赋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苦练才能达到书法的上乘境界，因而有“笔冢”、“墨池”的传说。李邕之所以达到了书法艺术巅峰，没有苦苦的追求，显然是不可能到达这样的艺术境界。明末清初的傅山，也是我最为欣赏的书法家，他就是非常勤奋的人，未尝一日放下笔墨，故而才形成了自己的书法风格，开创了书法艺术的新的转型。

书法艺术讲究的是情感与形式。书法的外在形式是点与线的组合，是点与线的变形与夸张，当然，在点与线的变化之中，还要讲究布局、结构、墨色等等，这些都是书法艺术外在形式必不可少的东西。而在书法艺术的内在，无不表达了作者赋予的深刻的内涵，有着强烈的艺术审美倾向，也明显的流露出作者对社会对生活对历史的理解，彰显出作者的心理、情感、素养和人生态度。八大山人的画就不说了，仅就他的书法来说，表现出怪异、冷僻和充满着荒野的气息，这是因为八大山人有着家国之恨和愤世嫉俗的激烈情怀，也表现了他的孤僻清高的个人品格。在这里，可以看出书法艺术的情感与形式不是互相割裂的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形式很好的反映了情感，情感则决定了形式。假如，一个书法家不会处理形式与情感的关系，不知道选择适合自己情感释放的形式，那么，这个书法家肯定是“书匠”。我在阅读一些书法家的作品集时，感觉到他们善于寻找适合自己的情感释放的艺术形式。在点与线的组合中，渗透出个人秉性、审美追求、人生态度和文化修养。

艺术是相通的，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书法艺术，关键是看其有没有风骨。在某种意义上，风骨就是艺术作品中的思想含量。书法艺术并不是单纯的线条流动，而是要在这流动的线条中反映出作者的思想和人格情操。你的思想愈是深刻，人格情操愈是高尚，那么，你的艺术作品就有了价值，反之，浮泛的思想和低下的人格情操，注定了其不过是毫无灵魂的文字或者线条的堆积而已。这是衡量艺术品格高低的标准之一。

本版责编：余义林